

酒在近代欧洲海外扩张中的经济与社会角色

张祥龙, 叶筑羽

西华师范大学, 四川 南充 637009

DOI:10.61369/HASS.2026030028

摘 要： 酒在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中扮演了超越普通饮品的多重角色。本文从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考察酒在殖民进程中的功能。在经济层面，酒是跨洋贸易的核心商品，推动了葡萄种植的全球传播与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并深度嵌入奴隶贸易的循环体系。在社会层面，酒成为殖民地身份认同的文化标志，既是殖民者实施社会控制的工具，也是被殖民者表达文化抵抗的媒介。研究表明，酒以其独特的成瘾性与文化承载力，将欧洲的宗教传统、饮食偏好与资本主义逐利逻辑一同输出至殖民地，成为近代世界形成进程中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

关 键 词： 酒；殖民扩张；三角贸易；社会控制；文化认同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ole of Alcohol in Modern Europe's Overseas Expansion

Zhang Xianglong, Ye Zhuyu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Abstract： Alcohol played multifaceted roles in modern European colonial expansion that transcended its status as a mere beverag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unctions of alcohol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from both economic and social perspectives. Economically, alcohol served as a core commodity in transoceanic trade, facilitating the global spread of viti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ation economies, while being deeply embedded within the slave trade system. Socially, alcohol became a cultural symbol of colonial identity—a tool for colonizers to exercise social control and a medium for colonized peoples to express cultural resistanc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rough its unique addictive properties and cultural capacity, alcohol carried European religious traditions, dietary preferences, and capitalist profit-driven logic into colonies, emerging 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forc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

Keywords： alcohol; colonial expansion; triangular trade; social control; cultural identity

一、殖民时代到来前欧洲人的酒文化

在欧洲文明的漫长演进中，酒扮演了远超普通饮品的角色。其实用性和宗教性催生出一套编织了宗教神圣、日常生活与经济活动的社会活动网络。这套网络历经上千年沉淀，成为欧洲人难以割舍的文化基因与集体记忆。理解这套传统，是探究酒何以能在近代海外扩张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历史前提。

在欧洲各类酒品中，葡萄酒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地位的获得，与基督教会的推动密不可分。虔诚参与圣餐仪式，能起到赦免罪恶、拯救灵魂、重振精神之效，帮助信徒抵御世俗诱惑，更好地践行符合教义的生活方式。^[1]学者们认为早在古希腊时期葡萄酒便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丰富内涵，葡萄在农业上被广泛种植，葡萄酒在文化上被认为是奥林匹斯诸神钟爱，自然成为祭祀神灵时的重要祭品。^[2]随着基督教在欧洲的扩张，葡萄酒逐渐从区域饮品上升为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圣礼用品。日耳曼民族大迁徙与查理曼的军事扩张，帮助基督教将其影响力延伸至北欧与中东

欧的传统啤酒文化区。圣餐礼对葡萄酒的刚性需求，促使当地社会通过进口、自酿等形式调整饮食习惯，葡萄酒由此逐步被北方社会接受。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基督教的推广不仅向欧洲宣扬了葡萄酒的优越，还推动了各民族精英阶层对其的消费^[3]。但随着区域基督教化加深与贸易的发展，葡萄酒作为宗教仪式的物质载体逐渐获得认可，耶稣基督最终取代了瓦尔哈拉众神。这一过程，某种程度上为殖民时代欧洲酒文化瓦解、融入被殖民地区原生文化做了预演。

此外，在中世纪，酒为很多家庭所必备，这是由于其不仅是生活必需和神圣饮品，也是药物，具有广泛用处。大麦等谷物在制成麦芽时，会释放发酵所需的糖分。不仅是葡萄酒和啤酒，烈酒也有相当疗效。饮酒场所和酿酒业的快速增长也可反映出欧洲人对饮酒的喜爱。据统计，15世纪早期时英国全国的啤酒馆数量与全国的人口比例为 1:142。^[4]这种成熟的酿酒产业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做好了物质准备。当欧洲人扬帆出海时，他们不仅携带了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酒，更携带了一整套

作者简介：

张祥龙（2001.10—），男，汉族，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

叶筑羽（2002.04—），男，仡佬族，贵州贵阳，西华师范大学，2024级硕士研究生。

关于酒的认知、技术、偏好和欲望。

二、酒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酒不仅是一种浸润了文化传统的日常饮品，更是一种具有强大经济驱动力的特殊商品。它以其独特的成瘾性、高额的利润率和广泛的市场需求，成为近代世界市场上最为活跃的贸易品之一。

在欧洲的进口贸易中，葡萄酒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英国为例，葡萄酒进口量曾占其进口贸易总值的三分之一，这一比例足以说明酒类贸易在当时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中世纪的部分时期，英国葡萄酒的人均消费量甚至达到20世纪水平的三倍之多，如此庞大的需求量使得葡萄酒成为维系英法两国经济往来的重要纽带^[5]。

欧洲人对酒的巨大需求，无法完全依赖本土生产来满足。葡萄种植受地理与气候条件的严格限制，不是所有地区都适合葡萄种植，优质葡萄园则更少，上述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偏北国家便是典型的例子。无论是为了满足欧洲人或宗教或个人品味的饮酒需求，还是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国际市场，寻找适宜葡萄种植的新土地，都成为殖民扩张的重要目标之一。种植园体系生产的酒类产品，恰恰因其容易令人上瘾的特性，形成了稳定的消费群体。经营者从这种消费成瘾性中获取高额利润，又将利润的一部分用于购买更多奴隶，从而确保庄园拥有持续稳定的劳动力供给。这种循环一旦形成，便为大庄园经济的长期存续提供了内在动力。^[6]总之，在近代欧洲的对外殖民进程中，酒不仅满足了欧洲人对饮品的巨大需求，也推动了生产方式的变革与贸易网络的扩张，成为近代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手。

如果说酒在殖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可见的“硬角色”，那么它在文化领域则发挥着更为复杂而隐性的“软功能”。首先，酒是殖民地社会身份认同的核心标志。在殖民地社会中，饮用何种酒、以何种方式饮酒、与何人共饮，都成为界定社会身份的重要标尺。这一传统被完整地移植到了殖民地。在英属北美殖民地，上层人士饮用进口的欧洲葡萄酒，而下层民众则消费本地生产的朗姆酒或苹果酒。

在巴西殖民地，这种身份区隔更为鲜明。学者的研究揭示，巴西的甘蔗蒸馏酒卡莎萨自17世纪初诞生之日起，就与下层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奴隶、原住民及其后代被标签化为卡莎萨的饮用者。这种与“低等”社会阶层的绑定，使得卡莎萨在殖民精英的话语体系中被视为“野蛮”的象征，成为区分饮用者与上层阶级的标记。在整个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后者推崇欧洲葡萄酒，鄙视本地蒸馏酒。^[7]在阿根廷，葡萄酒被赋予了“欧洲性”与“文明”的象征意义，成为衡量文明进程的文化标尺。

其次，酒是殖民者实施社会控制的核心工具，也是被殖民者表达文化抵抗的重要媒介。在殖民地的权力格局中，酒精始终交织着控制与反抗的双重逻辑。殖民者试图通过酒类政策规训被殖民者的身体与行为，而被殖民者则将酒作为维护传统、表达抵抗的媒介。吉娜·哈姆斯在其《世界历史上的酒》中精辟地指出，酒精“既提供了压迫的工具，也提供了文化和政治抵抗的工

具”。^[8]在法属阿尔及利亚，葡萄酒与殖民统治的关系更为复杂。欧文·怀特的研究表明，葡萄酒“对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具有根本性意义”。^[9]19世纪80年代，阿尔及利亚经历了一轮葡萄种植热潮，为殖民者提供了“从赤贫到暴富的故事”，使殖民者得以积累财富。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阿尔及利亚一直是世界第四大葡萄酒生产国。然而，这一产业始终与殖民统治的深层张力相伴——在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生产酒精，这一矛盾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愈发凸显^[10]。

在非洲殖民地，酒精控制更是殖民统治的核心议题之一。相关研究表明，1884年喀麦隆成为德国殖民地，“为瓶装欧洲酒精与资本积累、精英权力结构和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奠定了基础”。^[11]酒精政策始终是殖民国家政策的核心特征，至少在短期服务于殖民国家的利益。限制原住民获取酒精饮料成为殖民时期政府政策的基石——本地酿酒被严格禁止。几乎在整个非洲大陆，原住民社区和社会空间都定期遭到“非法烈酒”的突袭搜查。在西非，酒精控制政策同样遭遇复杂而精妙的抵抗。

最后，酒在跨文化互动中扮演着复杂的媒介角色。欧洲殖民者用酒与原住民建立贸易关系，原住民则在与欧洲人的接触中逐渐接受并改造了欧洲的饮酒文化。马德拉酒的案例展现了欧洲酒文化如何通过跨洋互动发生改变。他们根据英国人的口味调整葡萄品种结构，引进加烈工艺，建立陈酿制度，最终将马德拉酒打造成符合欧洲标准的葡萄酒。这一过程既是欧洲饮酒文化的向外传播，也是殖民地生产者对宗主国口味的主动调适。

在北美，欧洲酒与原住民的相遇带来了复杂的后果。19世纪学者乔治·卡特林将欧洲人的酒和其带来的瘟疫与征服同列，认为这三个因素共同造成了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由1600万人锐减至自己所处时代的200万人。^[12]欧洲酒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贸易方式，也深刻影响了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玛丽莲·布朗在其研究中深入分析了殖民法律如何将饮酒和本土致醉物的控制作为核心焦点。因为殖民法律宣称白人能够遵守控制其饮酒的法规，却将原住民的饮酒行为“犯罪化”，最终进一步侵蚀了夏威夷王国中原住民的自治权^[13]。

在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尼娜·萨卢阿·斯图德的研究揭示了法国殖民者对穆斯林饮酒的矛盾态度。19世纪的法国作家原本假定所有马格里布穆斯林都禁酒，因此对殖民地穆斯林的饮酒行为既感到惊讶又着迷。他们将此解读为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的“不可逆的决裂”，以及法国殖民扩张的必然结果。一些法国作家甚至将饮酒的穆斯林视为正在同化法国文化、向“文明”迈进的表现，而另一些人则对穆斯林失去禁酒传统、偏爱苦艾酒等烈酒感到遗憾。对香槟的消费尤其引人注目——穆斯林以“这只是柠檬水”为由，解释为何饮用香槟不构成对伊斯兰教法的违反。^[14]这种“自我合理化”在法国殖民者眼中显得可笑，却生动展现了被殖民者在文化夹缝中的调适策略。

三、结语

纵观酒在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中的历程，酒承载着远超其物理

属性的历史重量。它既是欧洲人日常生活与宗教信仰的物质载体，也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先锋力量；既是殖民者攫取财富的经济工具，也是被殖民者表达身份的文化媒介。在近代世界的形成过程中，酒以其独特的成瘾性与文化承载力，将欧洲的宗教传统、饮食习惯、阶级观念与逐利逻辑一同输出至世界各地。酒的经济功能最为直观，其始终活跃于近代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环节。酒类贸易更是成为国家间政治博弈的焦点，折射出近代欧洲

大国力量的消长与利益角逐。酒的社会功能则更为复杂而隐秘。凡此种种，皆说明酒在殖民地的意义远不止于饮品本身，而是深刻嵌入种族、阶级与性别的权力结构之中。酒的殖民史，正是近代世界形成进程的一个缩影。理解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酒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更能为我们思考经济与文化、权力与抵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独特而富有启示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濮荣健. 圣餐礼的真意 [J]. 世界宗教文化, 1998年第3期, 第3页; 严锡禹. 圣餐的意义 [J]. 天风2012年第3期, 第20页.
- [2] 刘国栋、姚颖. 基督教与红酒 [J]. 中国宗教, 2014年第3期, 第69页.
- [3] 余雄飞. 教会信仰的统一性与异域文化的特殊性: 以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的礼拜仪式用酒为例 [J]. 史学集刊, 2022年第5期, 第108页.
- [4] J. L. Bolto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M]. London: J. M. Dent, Rowman & Littlefield, p.92; Peter Clark, The English Alehouse: A Social History 1200–1830[M]. London: Longman, 1983, pp.43–45.
- [5] E. M. Carus–Wilson, “The Effects of the Acquisition and of the Loss of Gascony on the English Wine Trade” [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vol.21, no.63(1947年5月), p.149.
- [6] 马克·B. 陶格. 世界历史上的农业 [M]. 刘健、李军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第83页; 罗伯特·B. 马立博: 现代世界的起源: 全球的、环境的述说, 15—21世纪 (第三版) [M]. 夏继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第88页.
- [7] João Azevedo Fernandes, “Liquid Fire: Alcohol, Identity, and Social Hierarchy in Colonial Brazil” [M], in G. Pierce & Á. Toxqui eds. Alcohol in Latin America: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4, pp.46–47.
- [8] Gina Hames, Alcohol in World History[M], London: Routledge, 2012, p.4.
- [9] Owen White, The Blood of the Colony: Win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Algeri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233.
- [10] Frank Gerits, “H–Diplo Review Essay 298 on White. The Blood of the Colony: Wine and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nch Algeria” [M], 5 Jan.2021, <https://hdiplo.org/to/E298>.
- [11] Susan E. Diduk, “European Alcohol, 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Cameroon” [J],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36, 1993, p.1.
- [12] George Catlin, Illustrations of the Manners, Custom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North American Indians[M], Vol. I, London: Henry Bohn, 1851, p. 6.
- [13] Marilyn Brown, “Āina under the influence: The criminalization of alcohol in 19th–century Hawai’i” [J], Theoretical Criminology, vol.7, no.1(2003), pp.89–110.
- [14] Nina Salouâ Studer, “It Is Only Gazouz: Muslims and Champagne in the Colonial Maghreb” [J], Asiatische Studien – Etudes asiatiques, vol.73, no.3(2019), pp.399–400.